

坐着高铁看三峡

文猛

延伸，延伸，再延伸，高铁在中国不断延伸，高铁在三峡不断延伸——茫茫川东，铁路最先到达达州。

1973年，火车开到达州那一天，很多万州人赶去达州看火车，盼望着铁轨往三峡延伸。达州已经到了，万州还会远吗？达万铁路成为三峡人盼望中的一封远方来信。

一直等到1997年10月13日，达州到万州的铁路开工。2002年10月23日，披红挂彩的火车开进万州双河口火车站，全城奔走相告，半城的人奔去双河口看火车。

火车开到家门口，这一等待就是近30年，这是一封迟到多年的远方来信。

双河口是达万铁路终点站，铁轨在这里划上句号。

又等了8年，铁路继续往前延伸到利川、恩施、宜昌，万州双河口火车站从终点站变成中间站，宜万铁路从万州出发，铁轨变成破折号，向着远方延伸——

万州人不怕等待。2012年12月，盼望已久的渝万高铁开工。2016年11月28日，第一列高铁动车组开进塘坊万州高铁北站。万州从铁路时代进入高铁时代。

那天晚上，全城的灯都亮着，为高铁点亮，为未来点亮。

在漫长的时光格上，我们用脚步在渝万古道上计算万州到重庆的距离是10天10夜；用轮船在长江上计算是一天一夜；用汽车在公路上计算是8小时；用火车在铁路上计算是6小时；用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计算是3小时。

而坐着动车从重庆出发，100分钟就到达万州了，难怪那天万州北站广场上围观的群众热泪盈眶。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们刚好赶上。

渝万高铁以安全性、舒适性、高速度以及格林尼治时间般的准点，以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刷新三峡人的观念、视野和审美，改变时空格局、出行方式、生活方式，三峡人的高铁时代开始到来。

然而，万州高铁北站是渝万高铁的终点站，笔直的高铁在这里最初划上的依然是句号。

在漫长的时光格上，打开三峡有两种方式：一是古道，二是长江。

古道，我没有走过。多年以前，我爷爷走过。爷爷顺着茶盐古道到巫山采药，一去一来就是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

“弯弯扁担一只梭，我是三峡背二哥。太阳送我上巫山，月亮陪我过巫河。”到三峡的人们唱着背二哥，一曲一曲唱出一天一天的路，一天一天的活，一天一天的日子。

长江是走向三峡最快捷的路。三斗坪尚未筑坝之前，奔涌的长江江水湍急，滩险浪高。从重庆乘船顺江而下，一进万州，轮船就放下铁锚，待到黎明时卸去去闯险峻的夔门；从宜昌乘船逆流而上重庆，船到万州，依然得放下铁锚，枕梦万州，第二天再冲险滩直上重庆。

奔流的江，从重庆下宜昌，从宜昌上重庆，万州成了一方枕梦的驿站。

不是万州要做绿林留下这过江钱，而是江流险滩之逼。“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诗人笔下的速度，江轮行驶长江之上，从万州

到巫山至少要一天一夜，还得看雾、看浪、看礁石，那是长江上的慢时光。

三峡毕竟是中国人心中最美的画卷，那是山水的诱惑。“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是汹涌的江涛，是时光的漫长，是路途的遥远。

有了火车，有了高铁，有了飞机，万州成为打开三峡的封面。

2015年10月，郑渝高铁河南段开工。2020年7月，全线最长隧道小三峡隧道贯通。

2022年4月，郑渝高铁全线进入拉通试运行阶段……

高铁在万州的句号抹去，向着三峡延伸，向着中原延伸，万州从终点站成为中间站，万州的高铁抵达大地上任何一个地方。

2022年6月20日，郑渝高铁全线贯通运行，中国铁路运行图重新刷新。一条大江点亮大半个中国，一条高铁喊响全国所有高铁，这就是三峡！

过去，我们万州之下的云阳、奉节、巫山的朋友要走向远方，万州是三峡人走向远方最近的远方。

朋友们到万州坐火车，总是电话先到。朋友来了有烤鱼、有格格、有炸酱面、有白酒，吃饱喝足，昂首走向火车站。他们的昂首是对高铁的期盼，那是仰望到酸的疼。如今，他们有了自己的高铁站，还是电话先到，“我在高铁站等着你！”

“打高的，看三峡！”这是今天三峡人的自豪！

坐上高铁，10分钟到云阳，桃片糕送上来。

20分钟到奉节，脐橙捧上来。

30分钟到巫山，斑鸠叶豆腐端上来。

过去，一条江把万州、云阳、奉节、巫山连在一起；后来，高峡平湖把几座城市连在一起；如今，一条高铁把四座城市连在一起。一杯茶、一双筷、一杯酒的距离，四座城市成为“铁哥们”。

昨天，万州之下的三峡人到万州坐高铁，火车站在万州。今天他们从自己的城市坐高铁，火车站在家门口。

坐在万州到巫山的高铁动车组上，经云阳、奉节，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一座桥梁接着一座桥梁，说是高铁，其实就是连在四座城市之间的“地铁”。

所有的美景在隧道之外，在江岸两边。走马观花不是坐高铁的心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古人不知道高铁，不知道动车。乘坐万州到巫山的高铁，景不在路上，景在路上的每一个车站，高铁最理解我们看三峡的心情。

一条高铁连接大地上的道路以及我们内心的道路，串起巴山渝水与中原大地，让滔滔长江与滚滚黄河跨越千山来相会，让大美三峡与神奇石林穿越时空来相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高铁让古人的诗句成为大地上的现实。

行至巫山，走出巫山高铁路，我来到江边，要了一盘巫山最著名的斑鸠叶豆腐，那是小时候母亲最爱做的翡翠豆腐。我是骑着一只叫“复兴号”的大鸟来到巫山的，翡翠般的豆腐，翡翠般的巫山，那是巫山的味道，那是三峡的味道，那是母亲的温暖。

江轮划开如镜的江面，拉着长长的涟漪，慢慢向下游驶去。高铁在等我，我还得往北，那是中原大地的方向。

郝勃松

这是一只眼睛，水汪汪、绿油油的眼睛。含在江水里，离岸数千米，碧波浸润，明眸善睐，形神兼备，“长江风景眼”的美誉名副其实。

1

这只眼睛守望于江山之间，秋月春风与历史烟云尽收眼底。

她位于重庆市主城区南岸的明月山、铜锣山下，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

逐水而居，从古至今一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法则。早在新石器时代，岛上就有人类活动。公元4世纪中期，广阳岛已留名史册。东晋史书《华阳国志》载，广阳岛原名“广德屿”，三国战乱之际，铜锣峡设了一道关卡，名为阳关，分别取“广”“阳”二字，广阳岛因此而得名。

民间传说，广阳岛还与更为古老的大禹治水有关。大禹用山神耙挖了三耙土，甩在江水冲成的大水洼里，第一耙是下坝，第二耙是上坝，第三耙放在前两耙上面，便是广阳坝。

传说不可考，倒也揭示了禹王治水“疏”“堵”结合的辩证方法。航拍看上去，长江之水环绕而过，与著名的都江堰颇为相似，照样根据山形水脉，因势利导，自然分流，古老的智慧，巧夺天工。

两江环抱的重庆还留有很多大禹传说。比如，大禹之妻就是南岸涂山镇涂山氏部落的巫女。婚后四天，大禹为治水而远赴他乡。巫女伫立江边日夜等待，土地神为之感动，在江中升起一块石头供她站立眺望，后人叫做“呼归石”。但她没能等到丈夫凯旋，最终化为了一块石头。英雄归来，悲痛万分，石人崩裂，跳出一个小孩。这就是大禹的儿子“启”——人如其名，继尧舜禹上古三代之后，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朝代——夏，华夏民族从此走向有历史记录的文明时代。

这地方就在南岸的“弹子石”，也是未来广阳湾智创生态城的辐射区。原名为纪念启的诞生，就叫“诞子石”。而诞生与开启，不正是一种美好的启示么？

2

这只眼睛神韵流转。而她的神圣之光则闪耀在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岁月，那是一只布满血丝的英雄的眼睛。

广阳岛上有建于1929年底的重庆最早的机场——广阳坝机场抗战遗址群。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广阳坝机场承担了大批防空作战任务，被称作“不沉之岛”。中国空军“志航大队”、苏联援华飞行队、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等，都曾驻守这里。

《中国空军抗战史》记载，中日空军在重

庆最早的正面交锋，就发生在广阳岛上空。那是1938年10月4日上午9点左右，27架敌机侵入四川领空，其中9架直奔重庆。10月5日的《国民公报》报道：“在广阳坝方向得到空袭警报时，我方立即警戒，我空军起飞迎击……”从那以后的无数次长空鏖战，无数英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至今长眠南山空军烈士陵园。

这只眼睛见证过，也从没有忘记过保家卫国的英雄。

2020年9月5日，广阳岛水上生态观光航线开通，“老鹰茶渡”成为市民水路登岛的第一站，游船的名字却叫“少愚号”。工作人员介绍，“少愚号”外形借鉴了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号”轮船，但民生公司却没有叫“少愚号”的船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鲜为人知的是，这同样来自一位英雄的名字——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他虽然身在国民党空军，却是一名中共党员。他1911年出生于四川渠县，1935年由川东地下党员胡春浦介绍入党，曾向党组织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多次受到周恩来等领导的秘密接见。

1939年5月3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45架轰炸机空袭重庆，驻扎广阳坝的郑少愚率队升空作战，日机损失严重，被迫在此后一段时间改为黄昏和夜间空袭。郑少愚参加数十次对日空战，曾担任“飞虎队”中方副指挥，是重庆空战的主要参与者和指挥者。

1942年4月22日，郑少愚从印度接收新战机飞回中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殉职。1981年，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你带着这样的故事从“少愚号”登上广阳岛，是不是会心存敬仰？

3

是的，这是一只从历史记忆中醒来的眼睛。

一架作为历史符号的战斗机停在草坪上，静静地诉说着曾经的烽火。岛上现存机场遗址20余处，其中的广阳营已在原址保护修缮，歇山式小青瓦屋顶，砖柱承重，夯土墙分割开间，木质门窗，四周设置贯通式走廊。

整体看去，方正严谨，朴实厚重。往里走，墙壁上贴着一些历史照片，但更多的却是长江三峡风光照：山水草木、花鸟虫鱼，美轮美奂，和平宁静而生机盎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阳坝机场移交重庆市体委航空俱乐部，另一部分土地则开垦为广阳坝农场。农场的“哈姆林甜橙”曾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华盛顿脐橙”获农业部优质产品证书。航空俱乐部撤销后，成为市体委训练基地，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这里孕育辉煌。著名羽毛球运动员皮红艳、张亚雯等也曾在此集训，从这里“毕业”后，登上国际国内赛场，收获闪光的奖牌。

而今，除了机场遗址，航空俱乐部、农场、

体育训练基地等其他“闯入者”已悄然撤退。有着荣耀前世的广阳岛，该有着怎样靓丽的今生与未来呢？

由于广阳岛生态景观良好、自然景观突出、距离重庆中心城区较近，2017年前，广阳岛曾一度定位为高档住宅商业区，规划了300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量，虽未实质性开发，但已搬迁1万余原住民，留下诸多开发痕迹，原生态的良田沃土与自然水系遭到破坏。

浩荡的江水在广阳岛外有一个美丽的拐弯，差点被改写的历史也欣逢一次新时代的“猛回头”，广阳岛迎来真正的华丽蝶变，或者漂亮的本色回归。

4

2017年8月，重庆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果断摺下广阳岛“大开发”的终止键，取而代之以“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新定位，还岛于民，还岛于自然，广阳岛进入休养生息、自然恢复、生态修复阶段。

领衔建设过国内多家机场的中建八局接下了这只“长江风景眼”的新单，真如呵护一只眼睛似的小心翼翼推进修复性建设：“护山、理水、营林、疏田、清湖、丰草”六大措施，“清洁能源体系、绿色交通体系、‘飞船式’固废循环利用体系、生态化供排水体系”四大体系同步推进，努力迈向“山青、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的六大目标……

这样的目标正在实现。今年5月中旬，带着敬仰、好奇甚至有些求证似的目光，我走上了广阳岛。

曾在历史资料里读过，去三峡出差时在船上看过，在新闻里见过，在朋友圈里刷过，广阳岛似乎早已熟悉。但真正进了岛，那干净整洁的步道，广袤柔顺的草坪，五颜六色的各种花卉，碧波荡漾的湖水，竹影婆娑的乡村田舍，林间啾啾的鸟鸣，神清气爽的风……扑面而来，广阳岛竟又是那样的陌生。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她变回了该有的模样。

“广阳岛生态修复主体已经完工，建成了上坝森林、高峰梯田、山顶人家、油菜花田、粉黛草田、胜利草场等生态修复示范点。环岛11公里滨江步道，被‘跑圈’誉为重庆最美生态步道。生物多样性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我们已经记录到植物500余种、鱼类154种、鸟类213种……”陪同参观的中建八局西南分公司重庆分公司项目办负责人当了一路解说员。他指着一处在建项目说，全生态化的广阳岛国际会议中心、长江书院等即将落成。

随着他的手指，我看到了岛上的另一只眼睛，那是未来的眼睛。

广阳岛已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入选全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推广……

“回归到500年前的生态，创造50年后的生活。”这句话令人动容。

我相信，这是一只真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眼睛，在她的注视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江山永固，岁月静好。

菜园坝火车站说不出的再见



刘嵩 摄/视觉重庆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投稿邮箱:kjwtx@163.com

刘光瑞

什么是“草鞋记者”？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形容，并不一定是指真的穿草鞋跑新闻的人，而是形容一个既可能是奔波于乡间又可能是行走在城市的街巷中的记者。这样的记者接地气，肯下基层，与百姓交朋友，能听民声，有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行为和洞悉各行业的职业素养。

我认识的一个“草鞋记者”不仅仅是符合这种形容，他本人也实实在在地爱穿草鞋。重庆中医少林堂曾经开在较场口，诊所面积只有四五个平方米，我父亲就在那里坐诊，我经常会在诊所看到这位“草鞋记者”。病人少时就坐着和我父亲聊天，病人多时他就起身让出位置，站着和其他候诊的病人聊天，偶尔还拿出本子记上几句。

他身材高瘦，两眼有神，穿着朴素，走起路来还很有力量。这身打扮在农村绝对是一个正准备下田干活的农民，在城里也和力夫差不多。比较特别的是他长期穿一双草鞋在脚上，那时的经济条件虽赶不上现在，但进城来的力夫也早就穿草鞋了。

他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有名的重庆

我所认识的“草鞋记者”们

日记者陈明信。那个时候，重庆日报办公大楼和少林堂诊所距离不远，要说有记者来看病我是相信的，但父亲说他是名记者，是来采访的，我就不相信了。那个“草鞋”和“名记者”之间的反差太大了。

《重庆日报》1987年8月1日刊发了一篇《一吟绘名山，对联上金顶》的文化新闻报道，讲述了重庆的民间老中医刘少林为峨眉山金顶创作了楹联“大峨二峨三峨秀色添胜地，金顶千顶万顶奇峰耸云天”，并镌刻在金顶上。文章署名就是记者陈明信。刘少林就是我的父亲，他行医之余醉心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跟我说，报道的这件事是他和陈明信闲聊时谈到的。如果不是把“草鞋记者”陈明信当成了好朋友，忘了他的记者身份，这个闲龙门阵哪里摆得出嘛。

这是《重庆日报》报道我们少林堂的第一篇稿子，这篇稿子被我父亲做了剪报，一直珍藏着。我的父亲因为这篇报道受到了极大鼓

励，又先后为重庆华岩寺山门、遂宁广德寺等地撰写楹联，现在这些地方都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我见到这些楹联，就像见到了父亲。

有时，想到父亲做的事还在发挥着文化的价值，他对振兴传统文化所做的努力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我也会想起这篇报道。

可以这么说，我们能有勇气做吃螃蟹的人，在1990年创办了四川第一家（上海有一家比我们早了两个月，不然我们就是全国第一家）民营博物馆——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与重庆日报和“草鞋记者”陈明信这一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

1990年10月17日，陈明信在《重庆日报》上又刊发了一篇《奇特的笔》的科技新闻，报道了我父亲共同发明的“东方神农药笔”通过了国家科委的鉴定取得了专利。正是由于他的呼吁——“不要小看个人发明”“为民间非职务发明人呼吁”，我才有幸作为我市唯一的发

明专利拥有者代表，参加了第39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

陈明信在他的回忆录《草鞋记者寻足迹》一书中写了他记者生涯中很多故事，这些文章更像是在给年轻记者们讲授如何当好一个记者。其中《留心身边有文章》和《意外收获》两篇文章都提到了他和我父子俩的交往，这两则新闻是如何诞生的。

他赠书给我时我很感慨，说他老兄退休了，重庆新闻界就再也见不到“草鞋记者”了。他回我一句：“重庆日报还有很多年轻的记者，他们虽然脚上没有穿草鞋，但他们也都是‘草鞋记者’。”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他说得还真没错，重庆中医少林堂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重庆日报》的很多报道，我们被评为重庆十佳双文明个体户，我们得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认定，我们创立中国民间医药博物馆，到如今又创立匾额博物馆和国医典籍馆三

馆并行；我们由业余的收藏爱好到倾力做好文物保护研究，并获得国家三级博物馆认定；我们得到了市卫健委、市教委、市科技局等部门的研学基地认证……

这一路走来，没有重庆日报一批又一批“草鞋记者”的接力帮扶，以及作为朋友对我们的批评、鼓励，重庆中医少林堂将不会走这么久，更走不了这么远。

2020年夏天，我们的匾额博物馆受到洪水侵袭，重庆日报总编辑张永才打了好几个电话来关心我们。当时，《重庆日报》关注和报道了我们10多年的记者还带着部门的年轻记者来采访，脱下鞋子帮我们抢运匾额，清除淤泥。现在，有更年轻的记者经常来采访，他们确实都没有穿草鞋，但他们都如陈明信所说的那样，都是“草鞋记者”。

这样一群“草鞋记者”，是时代的闪光。

